

人类的最高智慧

——文化生态学思想体系概述

□ 黄正泉

摘要：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文化生态学是一门新的学科，是一门不成熟的生存智慧之学。文化生态学以“人”的存在为基点，阐发文化生态的哲学；以人、文化、和谐等概念的内涵、外延阐发文化生态的逻辑关系；以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为轴心阐发文化生态的动态发展；以稳态延伸—文化制衡—关系耦合—本土发展阐发文化生态的运行之道。《文化生态学》^①构建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为教育生态学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生态概念；文化生态；人类智慧；教育生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5-0004-05

收稿日期：2015-06-3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文化生态学研究”(XJK011ACD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课题“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概念、范畴与逻辑”(BJA1130096)；省级教改一般项目“回归生态：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战略研究”。

作者简介：黄正泉(1952-)，男，湖南湘阴人，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哲学、教育哲学研究。

一、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体系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是由一串串概念构成。思想体系中的概念如同地球层次累积，单独的概念无法构成思想体系，概念与概念之间是一种逻辑关

系，逻辑关系就是文化生态关系。概念的内涵是她的本质规定，概念的外延是她的逻辑关系，这样才能形成思想体系。这种体系既是文化生态体系，也是教育生态体系。教育生态是文化生态实践之学。文化生态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态体系，语言符号是精神价值“生态”的道体。文化生态学中的概念如同一环套一环的链条，一个概念的外延成为另一个概念的内涵，一个概念的内涵又成为另一个概念的外延，如人概念成为文化生态的内涵，文化生态内涵成为人概念的外延。概念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一种“生态”关系，生态关系是教育关系，教育学就是文化生态学。

1.人。人是文化生态存在者，或者说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人与其说是文化动物，还不如说是文化生态动物。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蕴含了所有概念的内涵，人不仅存在生物性基因，还有文化性基因。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其生理结构具有上述特征，带着这些特征经过教育进入到文化生态环境中，在“人”与“文化”的信息交流、融合之中，人就成为了文化生态存在者。教育培养人，培养的是“生态人”。文化生态是人的存在与人存在的生态，人怎样存在着文化生态就怎样存在着，文化生态怎样存在着人性也就怎样存在着，教育实现“生态人”的存在。

2.文化。在文化生态学中，文化是一个核心概念。从“人”存在进入到文化中，文化概念是人的概念，人的概念是文化概念。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语言符号化系统，文化本身具有生态意义，文化是人与生态的中间存在。文化是人生存的场所，文化由物质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构成，文化现象的生存—转换在文化生态中，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传统的关系、人与社会的

^①《文化生态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和谐的文化生态学研究”(08BSH015)的最终成果，分上下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本文是《文化生态学》的简单介绍。

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的生存—转换。人是语言符号化的文化动物，人的文化由本能（物质）无意识、文化（历史）无意识、社会（制度）文化意识、内在（自我）自由意识等构成。这些文化现象的转换—生存在人性中，是人的自然性、历史性、社会性、自我性的转换—生存。文化四个层次与人存在四个层次是“A是A”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教育关系也是由教育来实现这些关系。

3.文化生态学。所谓文化生态学，是借用生态学研究人与文化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类所处的整个自然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存智慧。文化生态学研究人的存在与怎么样的存在。文化生态学概念的内涵：一是指文化的相互作用；二是指文化是一个整体；三是指文化存在的方式和状态；四是指人的生存环境。总之，文化生态学不是“文化”+“生态”，而是研究人与文化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态”是一种关系，关系是文化，“生态”与“文化”天然地凝结在一起就是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关系之学。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既相联系，又有本质上的差异。生态文化是“体外器官”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文化生态是整个“体外器官”的关系系统。文化生态包括了生态文化、生态文明。文化生态学是人的存在与“怎么样”存在之学，是人生存的智慧。

4.反文化生态。人有向往、追求和谐的理性精神，同时也有不自觉的“破坏性”的非理性精神，理性有时也具有破坏性。人是双极性符号动物，一极创造自己，一极破坏世界。人的破坏性是文明的产物，是文化生态的破坏性。人的破坏是“反文化”的形成，反文化在文化生态中是有意义的文化。反文化不是政治上的反动，而是文化的属性。反文化并不就是破坏，反文化也并不就是反对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一条历史长河，在这条长河中有的文化会成为反文化，有的反文化又会成为主文化。反文化存在于亚文化之中，如青年文化相对于父权文化就是亚文化，也是反文化。这些反文化并不是反文化生态，反文化的集合、凝结同生态一道构成才是反文化生态。所谓反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异质的存在，是文化生态存在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各种反文化的集合、凝结就是反文化生态。反文化生态是文

化生态合理的存在，文化生态是“A是A”的关系。

5.和谐。人有追求和谐的天性。和谐，宇宙之大法，社会之根本，人生之追求。和谐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态理想，一种存在状态，更是一种生存智慧。和谐是文化生态的本质规定。在文化生态学中，“和谐”不是抽象的概念，和谐是人自己心灵的和谐，有了人自己的和谐才有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和谐。和谐不是实在，和谐只是文化的属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和谐一词的本义是语言（音韵）上的和谐，和谐来自音乐。“和”和“谐”是分开的，“和”来自社会生活，“谐”来自声音（音乐）。“和”与“谐”又是相通的，“谐”就是“和”。在中国文化生态思想史中，和谐不仅是天人合一，和谐是文化生态的存在状态，和谐是教化、和谐是心境、是境界。

6.社会。社会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文化生态符号化的秩序系统便称之为社会。人与文化关系构成社会。人、社会、文化是统一的。社会的存在首先是人的存在，其次是人与文化关系的存在，最后是人与文化生态交织在一起非虚非实、非实非虚的存在。所谓社会是一座大厦，这座大厦是虚无的、无形的存在，又是实在的、有形的存在，社会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文化生态是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社会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文化生态关系。人构建了社会，社会在哪里？没有一个抽象的社会，社会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一个机构。社会不是由物质层面、历史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等构成，这些层面是文化生态的构成。在文化生态中抽象出一个“社会”概念，这个概念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才是社会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又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有了文化生态的形成才有社会的形成。社会是人的存在，是人生存的精神家园。

总之，这些概念具有生态性，由这些概念构成了精神价值生态系统，即构成了文化生态。概念构成精神价值生态离不开教育，教育使概念构成了精神价值生态。文化生态学是研究生态概念之学，离开教育就没有文化生态学。

二、文化生态学的体系结构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新的学科，是一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相融合的新

兴学科。自从美国文化人类学新进化学者斯图尔德 (Julion H. Stoward) 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著作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这一概念,文化生态学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主要是关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问题,核心是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文化生态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还没完型。国内外至今还没有文化生态学的专著问世。文化生态学从何处开始,文化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应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体系,怎样研究文化生态,这些问题都是文化生态学所面临的问题。

文化生态是人生存的世界,既然是人生存的世界,文化生态学就应该从“人”的存在进入,从人的存在展开,从教育使人成为人开始。人与文化关系是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关系,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就成为了文化生态学中的第一概念,从而形成了文化生态学的结构体系与方法。人自己就是文化生态存在者,人自己生存的家只能由自己来构建。文化生态学“第一句”就是人自己,从人自己进入文化生态,这是合乎生态逻辑的。正如法国汉学家朱利安认为的,“进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句也是如此,甚至更有代表性。它的运作就像拉起舞台幕”^{[1] (P28)}。他认为“中文第一句是《易经》的首句,该书是中国最古老的,也是中国基要之书”^{[1] (P35)}。《易经》的第一句是“元亨利贞”。第一句是“进入思想之门”的。文化生态是思想之门,文化生态是生存的家,有家就有“门”,有“门”才有“家”,才能进入家中。第一句是学科之门。文化生态学第一句就是人自己,“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地上,其实不然,我们是生活在文化生态圈中,我们知道自己要有生存的家,其实不然,我们没有家而在路上”。“人的一切都是人自己,自己是自己的逻辑”^{[2] (P1)}。从人自己的存在开始“进入”文化生态,从教育开始使人自己“成为”文化生态存在者。文化生态学研究对象、内容就是人自己,自己就是研究对象、内容,就是自己的逻辑,就是自己教育的对象。

人创造文化是“生存—转换”,文化造就人是“转换—生存”,生存是创造,转换是互动,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凝结成一个词,这个词就是人与文化的生态关系。生态关系是互相作用的整体关

系,文化生态关系不是简单的“文化”+“生态”,而是人、文化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的矛盾关系。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是文化生态“第一句”的具体内容,这既是文化生态形成的方法,也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方法。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是贯穿文化生态的主动轴,是教育生态的功能,是文化生态学的根本思想。

文化生态是“片片思想构成精神之家,串串诗文筑造栖居之所”。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就是筑造,筑造的是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学》一书的上册研究文化生态的存在,文化生态是什么,文化生态是怎样形成的,文化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人存在,文化生态就存在。文化生态存在,反文化生态就必然存在。生态是有序与无序问题,没有“无序”就没有“有序”,反文化生态就是无序的体现。文化生态自身包括了反文化生态,“反者道之动”。各种反文化现象集合就构成了反文化生态。文化生态与反文化生态是一种矛盾关系,矛盾“张力”推动文化生态的发展。《文化生态学》一书的下册研究文化生态怎样运行,文化生态的发展变化遵循稳态延伸—文化制衡—功能耦合—本土发展途径,这个“途径”也就是文化生态发展变化的存在状态。文化生态的存在状态是文化生态的动态,动态就是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的过程。文化生态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和稳态延伸—文化制衡—功能耦合—本土发展是统一的。这是文化生态学运行的基本问题,也是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文化生态学重在实践,文化生态学的实践是教育,教育生态学就是文化生态实践之学。

三、文化生态学的基本内容

如果说哲学是对世界的研究,文化生态是对文化的研究;如果说哲学是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研究,文化生态学是对人与生态关系的研究;如果说哲学研究“我”是什么与怎么样,文化生态学研究我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与精神价值生态的构成,然而这些研究都不可能离开教育。文化生态学不是哲学,文化生态哲学也就是教育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不是抽象地研究人与文化的一般关系,也不是简单地把人、文化、生态等装配在一起形成文化生态

学,更不是简单地对生态危机进行批判,而是从文化生态存在者与存在者的文化研究文化生态,进行文化生态教育。

文化生态学从生命之门进入到人。人的身体的特性需要文化的补偿,由于文化的补偿人便成为了文化生态存在者。人与文化生态是一种“缘构”关系,缘构即文化生态的构成。人不是抽象的人,人成为人已经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文化生态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补偿的文化生态,即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文化生态;人自身存在的文化生态,即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文化意识、内在自由意识构成的文化生态。人自己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文化生态是人的存在。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才能构建文化生态。教育培养人,人由教育造成文化生态存在者,所以说“教化不仅对人成为人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也使文化生态得以形成与流传。教化是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的执行,教化使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过程得以实现,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2] (P754)}。没有教化就没有文化生态,教化是文化生态的教化,文化生态的存在使教化得以执行。

人生活于文化生态中,文化生态是人生存的世界。世界有一条巨大的裂缝,人从裂缝中爬出来,人创造文化生态使这条裂缝被铺平。自人的出现文化生态就开始出现。古希腊文化中就已经开始了文化生态的思考。人类文明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但有了文明就有了文化生态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缕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两河流域,需要更多的证据,而希腊文化中孕育了文化生态思想则是可以肯定的。柏拉图将森林的滥伐使自然成为“一幅多石的空架子”,比作一个因疾病损耗而骨瘦如柴的躯体。西方文化生态哲学之根可以概括为:巫术禁忌—民主—进步—自然法则。西方文化生态思想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现代文化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生态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中华民族文化生态思想源远流长,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缘起论”、“大千世界”等,都是原始文化生态永恒的现代的生动表述。中华民族文化生态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从来没有中断,就在于这种文化生态适合人的生存发展,文化生态成为心灵的内容,成为了

适合人性发展的文化生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是文化生态的基本关系。人的开始并非就是人,是文化造就了人。文化造就人离不开教育,教育生态造就了文化生态存在者。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也就是社会性的存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关系是生态,总和是文化。人的身体是社会性的身体,人没有发育全,人还有一个社会母胎的生长期,人的身体还需要文化的补偿,是教育使之补偿。人的身体是向文化而存在着,教育则将文化灌入身体。人身心结构的文化化,即文化与生理、心理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人就成为了文化生态存在者。文化生态化的存在也就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也就是个体的存在,社会性的形成也就是个体的形成,社会相对个体而言,没有个体就没社会。个体的形成也就是自我的形成,自我是一种意识束丛,自我是内在的文化生态。社会文化意识、自我意识与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构成了人内在的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是人生存的世界,人生存的世界是一个物理世界也是一个精神的世界,两个世界就是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既是人自己的存在,也是人生存的世界,两个世界的分化是文化生态危机的出现。两个世界的分化是人自身的分化,所谓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精神失落、人口激增等等,只是生态危机的表现。文化生态危机是文化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的问题,是文化无法“生存”也无法“转换”产生的危机,即分化产生了危机。现代文化在转型,新的文化层出不穷,文化生态危机是必然的。

现代文化生态建设首先是都市文化生态建设,乡村城镇化,城市田园化建设,这只是文化生态建设的表现形式。文化生态是精神价值生态,文化生态建设是民族精神价值生态的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价值生态?应包括以下几种:人与自然关系—器道互融的疆域建设;人与历史关系—秩序和传统的和谐建设;人与人关系—友、爱、和睦的三元建设;人与自我关系—身心和谐的自我建设,这些精神价值生态建设就是文化生态的建设。怎样建设?其路径包括:(1)政府推动—文化生态保护路径;(2)制度建设—文化生态的治理路径;(3)生产发展—文化生态发展路径;(4)科技发展—文化

生态支撑路径；(5) 城乡统筹—文化生态协调路径；

(6) 多元发展—文化生态开放路径；(7) 弘扬传统—文化生态继承路径；(8) 改善条件—文化生态优化路径。路径就是策略，文化生态是人生存的策略。文化生态建设应从数字化建设开始，数字化是生态符号化。生态符号化使生态图景得以形成，文化生态成为人的存在，人既生存在生态图景中，生态图景又是人的存在。数字化才是真正的头脑化，头脑化才能构建出文化生态理想图景。头脑中生态图景建设离不开教育，教育才能建设头脑中的文化生态图景。

四、结语

文化生态学是人类生存的智慧之学。人是语言符号化文化生态的存在者，文化生态由语言符号构成，语言符号在人们的交往、传播中构成生态关系。语言言说是交往、传播，交往、传播是真正的教

育，教育使人成为文化生态存在者。文化生态是一座由语言符号构成的福堂庙宇，而这座福堂庙宇是实在的又是虚幻的，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她是现实的存在着，却又在未来；她是生活的场域，却又在高高的山巅之上；她是高山之巅的福堂庙宇，却又是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走在通向这座庙宇的路途上，路途是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之路，稳态延伸—文化制衡—关系耦合—本土发展构筑成文化生态之路。路途不仅遥远而且困难重重，只有教育我们才能走在路途之上。文化生态时代的到来，我们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我们有着伟大的梦想，只有教育才能使梦想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 [1] 朱利安. 进入思想之门: 思维的多元性[M]. 卓立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2] 黄正泉. 文化生态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The Greatest Wisdom of Human Beings

HUANG Zheng-quan

Abstract: As the Master said, "Men of antiquity studies to improve themselves, men today study to improve others." Cultural ecology is a new discipline as well as an immature study of survival wisdom. Rooted on the existence of "human", cultural ecology elucidates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cultural ecology expresses the logic relationship of cultural ecology on the base of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those concepts such as human, culture, harmony and etc; it reveals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cology with the axis of "survival—conversion" and "conversion—survival"; and it shows the operation mode of cultural ecology with the guidance of "steady—state spread —cultural check and balance —relations coupling —indigenous development". The book of Cultural Ecology has constructed a brand—new philosophy system which has paved the way for educational ecology on its elementary theory.

Key words: ecological concept; cultural ecology; human Wisdom; educational ecology

(责任编辑 黄建新)